

# 都爱看王朔秀

文/本报记者 金丹丹 原见报日期:2007年4月6日 6月8日

他热闹了好一阵了,说了好多话。虽然他说,他的战斗还刚刚开始,他的说真话也刚刚开始。

## 愚人节的王朔

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冷空气降到上海了,凄风苦雨的。记者们把滴着水的伞装进塑料袋里,打个结。这个据说是上海最昂贵的私人会所,只有上海滩前100位富豪才能进的公馆。灯光发暗,前头搭了一个台子,竖了一大片板,贴着《我的千岁寒》王朔新书发布会的大海报。一个胖乎乎的咖色沙发横着。之前的宣传,说韩寒要来,郭敬明要来,徐静蕾要来。现在,他们全不来了,所以,这一定是王朔的单口相声。

记者们坐在下面,暧昧的灯光下分辨不出各人的脸。大家交流怎么就把发布会放愚人节了呢?

人还没走进来,声音先到了,有点像林黛玉第一次见王熙凤。

王朔来了!原来正襟危坐的记者们全乱了,哄一下全围过去了。屋子里没下雨地却湿了,放地上的玻璃水杯被踢爆了好几个。摄影们爬到椅子上去了。大片闪光灯起起落落。“人没什么好拍的。”

他不肯坐台上,执意要把沙发搬下来,“我不知道坐那儿算什么东西。”一搬下来一坐下记者们又看不见了,老王就干脆站着。麦克风递过来了。“还得拿这个说话呢,这不成演出了?”

我们都把他当明星了。可他不是明星,他也不想当明星。他说自己不在高处。但我看着,还是挺寒的。至少他自得其乐,聊天聊得开心,最好。

他说着,很多。调侃很多,也骂,也说好玩的事。

记者们笑着。大声的。

有人对有人说:没什么好写的。太乱了。

他说着,站着。有时候气上来了,又自顾自消了。

记者们站着,又坐下了。听累了,倦了。

他还站着,说着,聊天着,聊天是他强项。“我是聊HIGH的掌门人啊。”

记者们又笑了。他也笑了。

他们把他当小丑了。他就就自得其乐了。他说得热了,要把土蓝的衬衫脱了。左手的麦克风还在左手手。他把右口袋的烟掏出来,他把左口袋的打火机掏出来,他把口袋里的大屏幕手机掏出来。

后来我看清了,诺基亚的,滑盖。背景照片是俩猫。一猫我在老徐博客里见过,就是老徐的“围脖”。

衬衫的右袖子扣着。后面伸过来一只手帮着来解。

右手臂变成短袖了。左手臂也变成短袖了。话筒还在响着。

烟在嘴上了。烟着了。嘴还在说着。

前边的小圆记者们还站着。后边更多的记者坐下了。

又有好多话。他又说了。烟又着了。反反复复的。

好多问题,旧问题。他反反复复地答,反反复复地说,好些句子都一样,词都一样,甚至标点都一样。

我听了都有点厌了。他真有职业精神。他真善良。记者想要的,他给了。还没想要的,他也给了。

有人坐到最后边的长沙发里管自己聊天了,其实又有多少人真正稀罕听他的话呢?多少人真正稀罕会去想呢?

他说,我不需要你们了解,你们全误解我得了。人和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你了解我也没有意义。我当然有很多事儿没告诉你。我能都告诉你吗?

他又说,无非我聊天有杀伤力,我敢聊,你们不就是冲这来的?我还不明白啊。当然我不在乎。你说我炒作,我就炒作,怎么了?小人们非要猜测你的功利目的他才踏实。我给你这目的,我为了出书,炒作!这不就完了么?小人们也就睡了安稳觉。否则瞎猜,说他是为什么呀?睡不好。

小说《我的千岁寒》里,他写主人公惠能讲



学,底下一千多人来听:

我奔门口一溜达,还是臊了。一千多人,那是法海后来说的。我听见门外人潮声儿,已经抬不起头了,心里就一句,生下来第一句话:你能别管我吗?心里这骂:一千多人,是聊天么?这骂自己:明知会难受,还是把自己弄难受了!一定是动了物质性,憋着图人家点什么——甭骗自个,你小子,无往不在属性中,一念即对环境作功。

法海说,我一出门,直奔大树底下那圈阴凉儿,一眼都没奔外瞅,一看就是又被人多臊着了,又跟自个急了。

在和孙甘露的谈话中,他说: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胆颤,特别是我怕群众。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为什么我不爱去各种社交场所?到门口我进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吓着了,惊着了。我觉得群众挺操蛋的,你站在他们对面,他们就千方百计逼你逗他们高兴,特别齐心想看你当场变成猴儿。

他和媒体的关系,很微妙。

他心里明白,媒体要的是什么。他是个话癩,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想事情,他说一个人的时候最流畅最自信。他骂别人,骂了就道歉。他否定自己。他一直很矛盾。他说:我当然有自我,我要时时克制自己。完人得死啊,我不是完人,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完人。

## 【老王语录】

阔佬、成功人士建议不要看,跟他没关系

《我的千岁寒》,太年轻的人不要买,对自己生活很满意的人不要买,赶时髦的人不要买。我不差你们这二十八块钱。我也不指望这书干什么发财的事儿。稿费我将来都会捐出去。所以读者也别拿这个来要挟我,你爱买不买。我建议所有读者,这书过两天就会挂到网上去,你最好看一下内容你再

决定买。你们看了内容觉得确实喜欢,我也不信你们一遍能看懂。媒体也别忽悠人家,也别假装是一大事儿,事儿不大,都是我没写完的东西。

一遍看不懂,多看几遍,慢慢看。社会边缘人物,家里死过人的来看。阔佬、成功人士,建议不要看,跟他没关系。

## 爱情呢?我和爱情不熟

感情是有寿命的。有些人为了晕女的,弄了一套理论,什么你们女的不完整,必须找一男的一生才能幸福,千万别听他的。(我女儿)她在美国就不受这影响。当然她瞧不上很多人了。我说你目前有合适的吗,她说没太瞧得上的。这也不行啊,这事也不能这样子太挑,谁要你一上去找合适的啊,哪有合适的,挑啊。

我福德特别好,我不知道哪世修的,我当然认为我前世世代代都是女的,受男的摧残积了大福德。

我对女的不挑。因为女的各有各的好。这我不搞差别。你长得好看我就得见,长难看就不喜欢了?都各有各的用处。

女的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女的相信爱情,爱情是理想。

(写《过把瘾就死》)那时候我年轻嘛,我那时候没离过婚,不知道离婚什么样。瞎编的,我那时候没失恋过我写爱情,你觉得好吗?那不叫好。多虚假,多不真实啊。

我没法解构(爱情)因为我不熟啊。爱情是女的专利啊。可能慢慢了解,向女的学习。

## 【写在后面】

### 在老王家做客

之前采访过两次王朔,后寄样报给他,战战兢兢等着他冷不丁发短信骂我一顿。后有某天突然收到短信,曰:金,写得太好了,完全把我看

骇了昨天。我一看也骇了,是夸我还是损我啊?真的假的?老王答:耶。

一块大石头落肚,又有点自恋开去,老王表扬,容易嘛?

5月末,去北京采访,刚好有一天空着。上回采访王朔时他说来北京可以去他家玩。

对他家很有些好奇,辗转在另一些报道上看到些零碎,比如说离市区很远,比如家里摆着很多女儿的照片,比如屋子里永远都响着音乐,比如他厨艺相当了得,会在厨房里煮一锅子厚实红烧肉。还有八卦一些的,他住的房子是徐静蕾送的。

装着一肚子好奇顶着北京五月中午的大太阳蒙着四处修路的一层灰进了他住的别墅区。很安静,树啊花啊草啊一大片,不禁心旷神怡起来,走向门口一大片红月季的白房子。

门后闪出王朔的笑脸。居家装——灰T恤,竖条纹的长睡裤,大拖鞋。都很旧,大概已经洗涤晾晒过无数次。

他总是在走来走去。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在几个沙发里换来换去,卷裤腿或者喝水抽烟。

在老王家,你很难体会到陌生、拘束之类的词。可以像他的猫“八不”一样在屋子里头蹿来蹿去,跑到客厅里上个网,看看淘宝卖家有没有上新,或者到他家的院子里仰头看看樱桃吃了没有,或者到处找“八不”玩拍照,或者到饭桌上抓葡萄干和现摘的樱桃吃,或者到厨房看老王怎么擀饺子皮。而对于门口那片我垂涎欲滴的红月季,他大手一挥:喜欢就摘。

对,就是一种闲适舒服的感觉。想起以前在王朔的一篇小说里看过这样一个桥段:主人方言出差几天回到家,发现一堆陌生人居然在他家客厅打麻将、看电视,还问方言是谁。当时就觉得像是王朔自己的事,现在感觉果然如此。